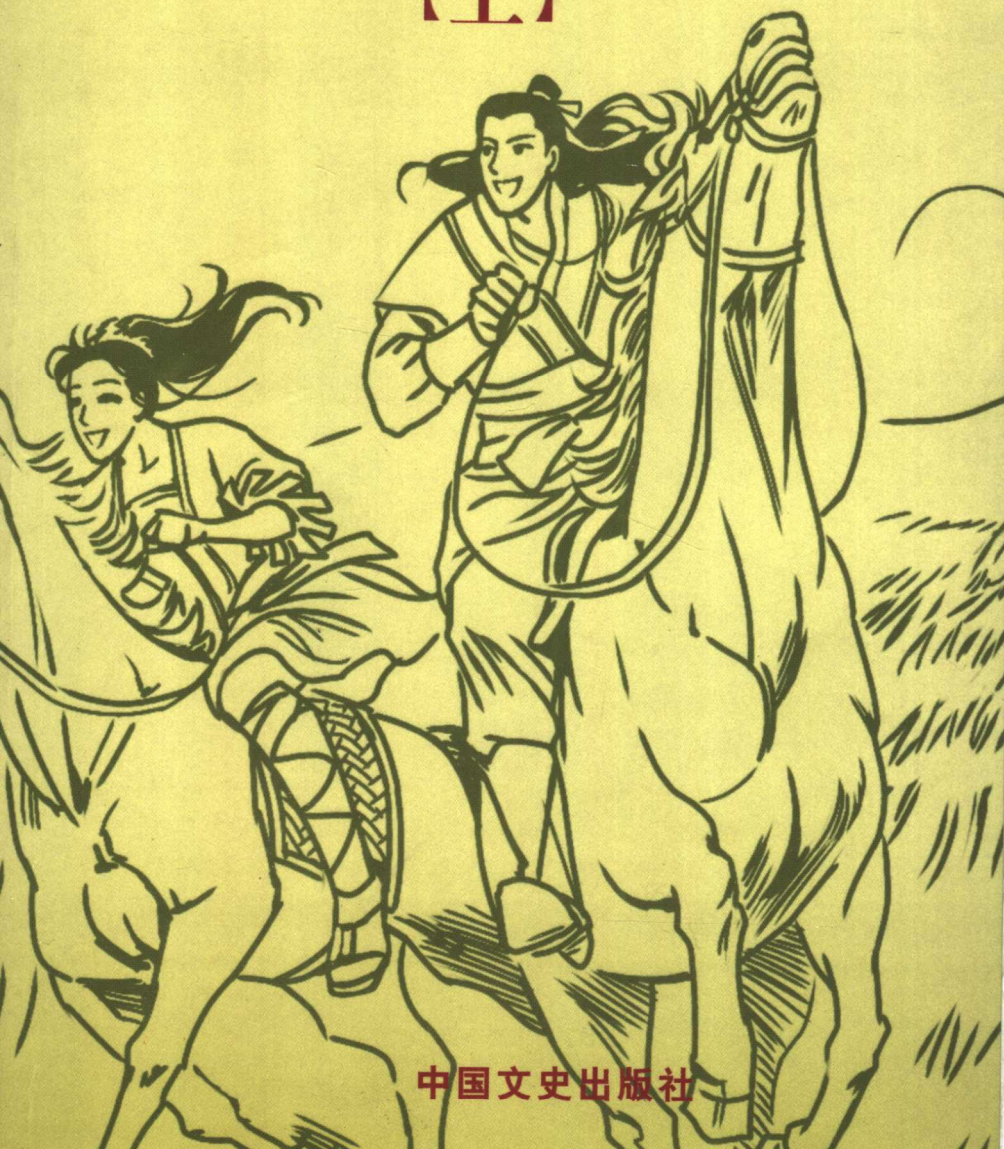


书剑情缘

新编武侠小说 【上】 秦声◎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书剑情缘

【上】

秦声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书剑情缘/秦声著.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6. 1
ISBN 7 - 5034 - 1713 - 7

I. 书... II. 秦... III. 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23600 号

责任编辑: 梁志安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100811

印 装: 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102612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25.25 字数: 600 千字

印 数: 5000 套 插图: 50 幅

版 次: 2006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0.00 元 (上、下册)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工厂负责退换。

内容提要

明朝武宗年间，官家子弟萧文蕴与江湖侠女张可儿一见钟情，弃家逃婚。风流浪子叶时枫偷香之夜被追打，公主宝慧千里追郎君。书生身陷江湖卷入镖局恩怨，误撞天界山迷窟得悉惊天机密。大侠十年约战徒儿拼高低，庄主武林称雄问鼎天下。为朋友孤身犯险远上塞北结奇缘，火云寒沙掌搅翻江湖，秘笈奇术牵系众人生死……一段段爱恨情仇，众多性格特异、生动鲜活的人物演绎出一个个曲折离奇、引人入胜的故事。



责任编辑：梁志安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封面设计 / 插图：康捷联合工作室

目

录

上册

一	陌路相逢	1
二	玉面书生	15
三	风流浪子	37
四	醉春楼	56
五	比文较武	75
六	为色忘义	88
七	连环十八剑	108
八	奈何无缘	126
九	偷梁换柱	144
十	小苍山遇劫	159

十一	鏢局失信	177
十二	李代桃僵	199
十三	泪洒寒江	217
十四	歌舞软云轩	236
十五	避难荆州	252
十六	奇遇天界山	274
十七	捕风捉影	293
十八	将错就错	310
十九	孤雁独飞	330
二十	误入迷窟	353
二十一	学艺苍岩峰	371

何意走天涯？一骑纵横卷平沙。年少自古多风雅，
笑夸，书生剑气无穷价。

珍重好年华，吴市箫声唱奇侠。欲寻因缘情为径，
潇洒，不是痴人不惜它。

——调寄《南乡子》

一 陌路相逢

明朝太祖朱元璋平定了天下，从严治世，历经几朝，内忧外患仍是不止，朝中大臣更是争权斗势不休，正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随着时光流逝，星移物换，朱家天下也传了一代又一代。

却说孝宗皇帝死后，其长子继位，是为明武宗。这位武宗皇帝生性贪玩，肆意荒淫，终日里击球走马，放鹰逐犬，吃喝玩乐，任意胡为，朝廷的政务从不放在心上，身边又有宦官内侍等人紧跟在身边巴结奉承，教唆煽动，朝中一些正直的大臣罢官的罢官，遣送的遣送，剩下的都不免明哲保身，谨慎谄言。

时值一年岁末，京城里家家户户都在忙着过年，杀猪宰羊烧香敬佛好不繁忙。巧的是这将至的大年初七正是七王爷的五十寿诞之日，京里的大小官员们更是忙得不可开交，都在为七王爷预备寿礼。

七王爷朱锺劼是当今皇上的叔父，才华横溢，足智多谋，虽不大理会朝政，但因兵权在握，故而是朝中举足轻重的人物。王爷膝下有一子两女。子名玉琪，人称小王爷，幼读诗书，聪慧过人，只是生性风流，于女色上面不加检点。王爷爱子，虽有管束，但不苛责，想想自己年少时的风流倜傥，便对儿子的所作所为不以为意，加之有王妃袒护，小王爷做事便欲发胆大妄为了。

王爷两女，正值芳龄，均受封为公主，待字闺中。大公主宝慧，是王妃郑氏所生，年已十九，一向娇生惯养，惟我独尊。小公主宝琼，是王爷侧室姜氏所生，年亦十九，喜好舞刀弄枪，骑马射猎，不把常人放在眼里。这两位公主俱是花一般的容貌，又俱是骄纵的性情。宝慧居长，凡事不让宝琼；宝琼恃小，处处都要高过宝慧。姐妹俩和平共处的时候不多，吵嘴斗气倒是从不间断。眼见两女双双到了出嫁的年龄，而门当户对的如意人选却屈指可数，两位公主又是百般挑剔。七王爷无奈，索性借寿诞之机，让姐妹俩从众多的王孙公子中自择佳婿。消息传出，谁听了不心动？一时之间，文武百官们先自忙做了一团。

离京城数百里外的驿道上，一队人马正在寒冷的北风中不紧不慢地赶路。此时正值冬季，几辆满载货物的大车，由十多人围护着，走在两山之间的土路上。

这是礼部尚书萧稹家的队伍。萧稹有三个儿子，除长子萧文逊早已娶过亲外，二子文蕴及三子文彬都尚未婚娶。萧稹很看重自己的这两个儿子，希望他们都能够在这七王爷的寿诞之上双双做上快婿。

带队的是萧稹的两个儿子，萧文逊和萧文蕴。萧文逊三十多岁，方颌虎目，穿一件棕色长衫，系一条深褐色缎带，身披棕色丝绵斗篷，人显得憨厚干练。萧文蕴穿一件淡蓝色长衫，腰系深蓝色缎带，身披深蓝色斗篷，俊眉朗目，温文儒雅，一副书生模

样。萧文蕴二十四了，按说这个年龄，也该婚娶了，可是一来萧文蕴自己不想成亲，在他心里，有着一个他自己幻化出的梦寐以求的姑娘，寻常的女子，他不想要。二来萧稹一心指望着萧文蕴能成为七王爷的乘龙快婿，这个儿子，允文允武，才貌双全，萧稹对他期望最大。因此婚事一直都暂搁着。兄弟二人并马走在队伍的后面。

萧文逊一路与萧文蕴闲聊，说到了七王爷的寿诞之事，不由得对萧文蕴道：“二弟，爹还指望着你和三弟能够做上七王爷的乘龙快婿呢，你心里有个谱没有？”

萧文蕴做难地咧咧嘴，道：“七王爷的公主，可不是好惹的，我可不想高攀。”

“爹可不是这么想哟，还有文彬，他都铆足了劲儿了。”萧文逊看看萧文蕴，道：“好像宝琼公主对你很有意思……”

“快别提了，”萧文蕴不等萧文逊说完，便打断他道：“这位公主的秉性实在让人受不了，至少是我受不了。大哥，你别笑，总之，我是躲她越远越好。”

“有这么严重吗？”

“大哥，上次秋围的事你也知道，你说怎么就那么巧呢，自那以后，我出门就经常会遇见这位公主？”

“这可是佳人有意，旁人求之尚且不得呢。”

“此番美意，领教领教！大哥，谁都知道，七王爷此次寿诞是要为女择婿，我想，我还是不要去……”

“你就别想了，”萧文逊断然打断他的话，“咱爹的那个脾气你是知道的，你不想被大骂一顿吧？”

萧文蕴闻言低头不语。一想起要去王府拜寿，萧文蕴眼前便浮现出那个娇蛮任性、横冲直撞的男装公主。

那是在一次秋围的猎场上，萧家三兄弟应小王爷玉琪之邀与另外十几个官家子弟一同去西山围猎。正打得高兴，突然间不知



萧文蕴

从哪里冲出一匹马，直奔萧文蕴横撞过来。萧文蕴毫无防备，本想那马理该是去追逐猎物的，谁知竟朝着自己冲过来！情急之下来不及躲避，只好就地从马背上一跃而起，腾身避开。他是避开了，可那边则是两马相撞，那骑在马上的人也被摔到地上。

事发突然，所有人都吃了一惊。萧文蕴立定了身形，即刻跑去伸手去扶那倒在地上的人。他原以为那是谁家的公子，一边去扶一边问着：“这位兄弟，你怎么样？”

那人应声抬头，萧文蕴见到一双明亮的大眼睛，忽闪着，半是狡黠半是开心。萧文蕴给他望得莫明其妙，又问一句：“小兄弟，你摔坏了没有？”

正在这时，远处跑过来五六个家童，边跑边口中不停地唤着：“公主！公主！”

萧文蕴听了，心中大惊，下意识地缩回了手，道：“你，你是公主？”

“是呀，”公主娇嗔道：“你愣着做什么？还不扶我起来。”

“哦，是。”萧文蕴慌忙又伸出双手来扶公主。那公主借机握住了萧文蕴的手，就势起身，一用力竟将整个身子倒向萧文蕴怀里来，慌得萧文蕴忙将她身子扶正，一边将自己的手往回收，谁料那公主竟将萧文蕴的手紧握不放。萧文蕴心中一惊，抬眼看时，公主正含笑望着自己。

“你摔了我，你说，怎么办？”公主娇声问道。

“……”我摔了你？萧文蕴心中暗叫，明明是你自己摔的，不关我事呀！却又不好讲出来。萧文蕴又一次欲将自己被抓住的手抽出来，却被公主又一次抓住不放。看到公主那毫不掩饰的火辣辣的目光，萧文蕴不由得皱起了眉头。

“你不用怕的，我不会怪你。”公主轻声道，“你总该……”

“宝琼！你捣什么乱！”小王爷玉琪策马过来，那几个家童也先后赶到。

宝琼听到玉琪的声音，吓得手一松，萧文蕴趁机赶紧撤回手，不等解释，掉头就走。

“哎，你别走！”宝琼见萧文蕴要走，慌忙喊他。

“宝琼！你来做什么？”玉琪跳下马责怪道。

“你能来，我就不能来！”

“这是你来的地方吗？”

“怎么不是！你来得我就来得！谁叫你不带我！”

“带你？你看你……你就会坏我的兴致！”

“你就会坏我的好事！”宝琼见萧文蕴走了，气得冲玉琪大喊。

“你那是要做什么！”玉琪压低声音道：“那么多人看着，你去撞人家！还，还……”

“要你管！”宝琼瞪他一眼，头一昂，理也不理地扬长而去。

自那次以后，不知是巧合还是故意，萧文蕴出门便多半会遇到这位宝琼公主。只不过每次都是才见了影子，萧文蕴便飞一般地逃开了，始终不肯与之正面对峙。

正说话间，前方转弯处传来吵闹声。接着，只听得一个女子清脆的声音道：“你们再不让开，本姑娘可真的要不客气了！”

萧氏兄弟对望了一眼。

前面又传来一阵哄笑声。又听到一个汉子粗声嘻笑道：“正要看你怎么不客气呢。”接着又是一片附和声。

“有强盗？”萧文蕴道：“我去看看。”说着一提马缰冲到前面去了。

转过一个小山弯，只见十几个粗壮大汉个个手持刀棍，拦住一个女子。那女子背对着萧文蕴，骑在一匹马上，正将双手往腰间一叉，高声道：“我抽了你们的筋，扒了你们的皮，扇你们每人一顿大耳光，再割了你们的鼻子和耳朵！”声音清脆娇美，没

有半点威吓的力量。

萧文蕴心中不禁一笑，暗道：这姑娘真是不知厉害，遇到强盗还有心开玩笑。

那一群大汉也同声笑起来，乱哄哄地嚷道：“好好好，快来，快来，你想先抽谁的筋，扒谁的皮呀？”

“管她扒谁的皮，上吧！”其中一人叫着。十几名大汉蜂拥而上，将那女子围在当中，便要动手动脚。

那女子一提马缰，那匹马前腿腾空，昂首嘶鸣一声，踢开前面两名靠得最近的大汉，女子叫道：“不识好歹，还有王法没有！”

“咱们就是王法！”一人说着，挥刀便去砍那马腿。

萧文蕴见状，不由分说，大喝一声“住手！”，一催坐骑冲向前去，手里的马鞭“啪，啪”几下，打散了围住那女子的几名大汉。“光天化日之下，你们十几个大男人围攻一个姑娘，不知道羞愧二字吗！”

“你是谁？敢管老子的事？”一个满脸胡子的大汉叫道。

“老大，你看！”另一个汉子对被称做老大的满脸胡子的人喊道。

那老大顺着那人手指的方向回头一看，见到了萧家满载货物的大车。“嘿！”，他笑了一声，道：“今天运气真不错，人财两得！”他看了看锦衣玉带的萧氏兄弟，显然没把这养尊处优的阔少放在眼里，手一挥，叫了声：“上！”。一群大汉不由分说，舍了那女子便来抢车。

萧文逊这边，萧府的家丁早已各持兵器，迎了上去。双方斗在一处，萧府人多，占了优势，但那些强盗势猛，一时难分高下。

那个老大来战萧文蕴，萧文蕴并不下马，手中一条马鞭却挥得章法有度，将那个老大罩住，如老鹰戏小鸡般打得他团团

乱转。

那女子坐在马上，如看猴子戏耍般笑得开心。一边道：“早告诉过你们拦截本姑娘决没有好下场，你们偏是不听，这下好了，知道厉害了吧？喂！你们这群笨蛋，打不过了还不快跑，想把小命也赔上呀！”

那个老大早被萧文蕴打得晕头转向了，听了那女子的话，又瞥见自己那帮人渐处下势，便大叫道：“撤啦！撤啦！”，嘴里这么叫着，自己却是脱不了身。

那女子笑着对萧文蕴道：“这位公子，得饶人处且饶人，还是放他们一条生路吧。”

萧文蕴闻言，道声：“好啊。”自己先收了手，又对自家家丁道：“别打了，看在这位姑娘面上，放他们……”他边说边转过头来，抬眼间猛然见到那骑在马上女子，话才说了一半便不由得愣住了。

那女子姿容秀美，虽是粗衫布裤，却掩不住天生丽质，一双明亮的大眼睛似笑非笑，明如秋水，娇美动人，直望得萧文蕴怦然心动，顿觉眼前一亮，仿佛似曾相识，立时心生怜爱，不禁暗自赞道：好一个绝色的女子！

那女子见萧文蕴痴呆呆的望着自己，不觉一笑，扬起脸接着萧文蕴的话道：“放他们去啦！”

萧文蕴意识到自己的失态，连忙转过头去。

那群草寇自知不是对手，转眼间跑了个无影无踪。

那女子对萧氏兄弟道：“多谢两位公子搭救，请问尊姓大名？你们从哪儿来？到哪儿去？”

萧文逊笑道：“这位姑娘，你问的倒正是我们要问的呢。”

那女子听了大大方方地道：“我姓张，从苏州来，到京城去。”

萧文逊道：“巧了，张姑娘正与我们同来同往。在下姓萧，

这是舍弟。张姑娘单人独骑从苏州到京城，真是不简单哪！”

张姑娘道：“算不得什么，穷人家的孩子受得了辛苦。不知此处离京城还有多远？”

萧文逊道：“不远了，再有一两天的路程就到了。张姑娘是第一次进京城吗？”

姑娘点头道：“正是。”

萧文逊道：“如此不妨与我们同行，有个照应。”

姑娘听了并不推辞，道：“那再好不过了，我第一次去京城，正愁错了路呢，而且身上银子也没了，吃饭住店也是麻烦事，现在好啦，我可吃你们的啦！”

萧文逊笑道：“承蒙姑娘看得起。”手朝后面众人一挥，道：“好啦，赶路啦。”

人马车辆开始继续往前走。那姑娘毫不客气地一带马，走到萧氏兄弟中间。萧文蕴不料她会如此，慌忙往边上相让。

姑娘长舒一口气，道：“哇！这种感觉真好，像是有了保镖一样。”扭头看了看他们，又道：“可是你们主动邀请我的哟！”

萧文逊笑道：“对对对，”用手一指萧文蕴，“我把我兄弟给你做保镖，你看他配不配？”

“只怕是我不配呢，”姑娘看着萧文蕴道：“萧公子，方才真是多谢你了。”

“啊……”，从一开始到现在，这是姑娘第一次面对面地看着他说话，萧文蕴竟不知该说什么，瞥一眼姑娘，硬生生地回道：“不谢，不谢。”却见萧文逊那边偷着在笑，自觉面上发红发热，低了头不敢再去看那姑娘。

萧文逊问道：“张姑娘，你一个人走这么远的路到京城去，可有什么事吗？”

“是啊，没有事谁大老远的跑这儿来呀！”姑娘看着他们，接着说道：“你们想问我去京城做什么是吗？本来嘛，不该告诉

你们，可看你们也不像坏人，说了也无妨。”姑娘用手比划着道：“我来找人，找一个大坏蛋，扇他两个大耳光！”

萧氏兄弟看着姑娘脸上那副半真半假的神态，不由笑了起来，知道她不愿讲真话，便也不再追问。

姑娘反问道：“看两位公子这般气派，想必是哪家豪门望族之后，不知……”

萧文逊道：“家父在京为官。”

“哦，官家子弟。”姑娘的语气有些意外，又似有些蔑视，看到萧氏兄弟略有疑问的目光，便忙解释道：“啊，没什么，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呀，一听到当官的，便会……啊，肃然起敬。”

萧文蕴从侧面看到姑娘耳际的皮肤粉白娇嫩，挺直的鼻梁与小巧的嘴唇勾勒出优美的脸侧部轮廓曲线，她细腻的皮肤与身上粗质的衣裤是那么不相配。萧文蕴有心问她家住哪里，芳名何字，却又不好意思开口。

那边萧文逊又问道：“张姑娘，你一个人走这么远的路，不怕路上出事么？譬如说，像刚才那样，遇上强盗你怎么办？”

姑娘轻松地道：“吉人自有天相，看，我这不是遇上你们了么？”

萧文逊道：“要是万一呢？没遇上我们呢？”

“那我可以跑啊，骑着马不跑等什么！”没等再问，自己又道：“要是跑不掉的话，那就只好打了，喏，你看，我也学过一些功夫的。”说着用手比划着打了两拳，玉指纤纤，毫无劲力。

萧文逊笑着摇摇头，不再问她。倒是那姑娘问了些京城的情况，萧文逊一一讲给她听。兄弟二人都觉得这姑娘随和大方，举止有度，加之容貌美丽，都乐得和她结伴。

萧文逊看出萧文蕴对那姑娘情有独钟，便借口到前面去看看，一打马跑到了队前，留萧文蕴与张姑娘单独相处。